

# 戰後之日本

JAPAN AFTER THE WAR

楊公權編

青天

重見

中華出版發行

2577431/46443

# 戰後之日

編 權 公 編

中 華 出 版 社 發

# 戰後之日本 目次

## 第一部 所謂「日本之國策」

第一章 日本製造的大亞細亞主義——白種？黃種？中國人的大亞細亞主義，日製大亞細亞主義之發展 日製大亞細亞主義的內容 中日關係應當力行什麼？

第二章 日本獨霸東亞的祕密——日本侵略手段轉變的契機，製造「極東協力組織」日本征服世界的新把戲 陰謀毒計的自己暴露

第三章 日本「大東亞共榮圈」之內幕——範圍與重點 統治機構 統治方法 極端榨取經濟衰退的惡性化

第四章 日本向全世界挑戰——大東亞的邊緣 日本「新秩序」的經濟 「大東亞」的發展 政策的一貫

## 第二部 戰爭葬送了日本

第五章 日本獨權戰爭的失敗——棒球場上的經驗 「百年戰爭的口號」 「八一三」後勝利進行 虎頭蛇尾 試探的失敗 上海集中營談片 日寇要妥協的例證 上

次大戰中的陰謀 利用「自由主義」分子 兔脫的門徑 盟國要堅定立場

第六章 日本人民反戰的狂潮——日本人民反戰的起點 日本左派黨團的反戰運動 日本

反戰運動的發展

第三部 日本必敗之象徵

第七章 日本主義的危險思想——「學生狩」 日本主義的登台 跋足的教育

第八章 日本社會的寫真——只許男人進妓院，不准女性入舞場 蜂巢一樣的女性的頭髮

娛樂——有錢有閒的專利——「你叫我怎樣的支撐？」

第九章 日本婦女的悲哀——男性勞動力衰退了 榨取農村婦女勞力 婦女新出路——坑

夫——厚生省的煩惱 婦女愛國團體 戰時花嫁學校 「傷兵老婆」的悲哀 靈魂

的配偶

第十章 日本影壇的暗淡——電影界衰落的一部門——新聞電影熱的冷退 濫造粗製的一年

色情電影的橫行 戰爭電影的失敗、「羊頭狗肉」的「文化電影」 外國影片

的輸入問題 滿洲大豆換了德國電影 電影底片的缺乏

第四部 怎樣毀滅日本

第十一章 日本的攻勢陣綫——日本新增的富源——日本沒有大工業中心 海軍爲其主要力

量——蘇聯應當繼續中立——英屬必領進攻緬甸——從澳洲反攻

第十二章 必須擊敗日本——我們從不相信戰爭——日本對侵略戰之準備——日本作戰的原因

日本軍隊的命令——帝國主義時代已經過去了

第十三章 日本怎樣結束戰爭——戰至最後一人 屈服之例 從蘇聯退下來 謹防詭計

必須做到三點

第十四章 進攻日本的路線——中西太平洋 西南太平洋 北太平洋

第十五章 進攻日本的戰略——找出日本的弱點 效法擊東擊西的戰略 日本要受意外的進攻 配合中國戰場的遊擊戰 美國應立於領導地位

## 第五部 戰後怎樣處置日本

第十六章 戰後同盟國之對日政策——避免世界第三次大戰 世界最壞的政策 戰後盟國

須在日本駐兵 對日最嚴厲的政策

第十七章 戰後美國對日政策——日本的內政問題 能讓日本自決麼 日本戰敗後的改革

法律裁判 一個國際平等的機會 日本的將來 日本能够維持戰後的生活麼

第十八章 戰後中國對日政策 日本無條件投降 和平款目廢棋據的原則 十二條款

新時代的開始

# 第一部 所謂「日本之國策」

## 第一章 日本製造以前的大亞細亞主義

在這次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中，我們所看到的敵人武器祇是在戰場上發揮威力的大砲、機關槍、戰艦、飛機、炸彈、毒瓦斯、坦克車等。我們中很少有人注意到，在實際武裝衝突的過程中，敵國統治階級與本國漢奸代理人，正在那裏形成一個有系統辯護侵略野蠻行爲的理論——一種摧殺人心的觀念武器，——來增加其實質武器應用的效力。最近讀罷土肥原賢二在中央公論十一號發表的文章，與支那十月轉譯漢奸繆斌在新民報發表的新民主義與三民主義，始知敵人對於這一方面的工作，已經做到不容我們忽視的程度。

我們不是唯心論者，因此，我們不誇張這種理論的重要性。批判的武器總不敵武器批判；侵略的物質力必須以反侵略的物質力來抵擋。我們一看，亦知道這種理論內容的空洞，其詭辯性，與其詞藻實弄的技倆。好像一個特定社會內的沒落階級，以世界上最美的口德詞語來掩蔽自己的罪惡一樣，一個侵略國亦以最可能抓得到的理由來辯護野蠻行爲，其行爲愈覺變，其辯護理由愈力求其說得充分。

但，人類畢竟是人類，無理由的殺人很容易惹起殺者的不安與厭殺，只有用麻痺宣傳淹沒了被驅使去殺人者的良知，使他們得到一種××行爲的自慰藉口，然後被這樣驅使的人們才會變成

醜儀，像××一樣蠻幹起來，這是歷史上一個侵略階級壓倒便被統治者去作掠奪戰爭時候，所慣用的法術，日本的統治階級也應知道怎樣用這個歷史老套。

唯其如是，說穿敵人的欺騙宣傳，使敵國的軍隊與民衆由宣傳麻醉當中覺醒過來，是一件必要的勞作。

### (一) 白種？黃種？中國人的大亞細亞主義

現在先讓我們討論大亞細亞主義。大亞細亞主義在某意義上是荒謬的白種優越說的反響。現代資本主義先發展於歐洲，這些歐洲資本主義先進國，迫於向外奪取市場的內在要求，便實行其酷殘殖民政策，爭奪殖民地，十九世紀第七十年代，由於歐洲德意志與意大利統一的成功，及其資本主義的發育，由於新大陸的開闢，紅色人種的消滅，美國的高速度的經濟進步與其對於世界市場競爭的參加，非亞兩洲的侵入和兼併以及一般殖民地的爭奪遂達到空前未有之尖銳。這是一個有意味的歷史遭遇——就是工業資本首先發展於地球上白色人種居住的區域，這些區域的資本主義先進國不特具有向外膨脹的內在要求，而且具有經濟落後國的優越的經濟力與武力，他們的統治者必要找出理由來辯護其殖民地的爭奪，與相伴而來的土人屠殺與奴使，於是乎各種種族說便應運而生。當時法國高賓諾，用西都巨著，來證明白人是天生的優越者，合該支配世界，其餘的種族，則依其皮膚顏色的濃淡而定其優劣地位，當時德國的賀斯頓張伯倫收羅了許多材料，不特證明白人優越說，並且進一步去證明白人中那一個系，是最優良的，此風一長，有的證明英格魯撒克遜系是上等的，有的證明斯拉夫系是上等的，有的證明亞里安系是上等的，有的證明拉丁系

是上等的。這是一場白色各資本主義國家的統治者互爭面子的滑稽論戰，和許多女人爭誇自己大腿漂亮一樣，但對於有色人種他們則異口同聲地說，白色人種是生來就優越的，因之，是天生的有色人種的支配者。

這種由毛廁上想出來的種族優越論，畢竟經不起在歷史事實前面的考驗。如果說，黑色人種對於人類文化的創造特別低能，為甚麼某黑色民族會在古代的印度建立一個可觀的文化？如果說，紅色人種只配做歷史的肥料，為甚麼遠在白人未侵入的若干千年前，祕魯土著會建築可與同時代任何帝國比美的印加帝國？如果說，東方有色人種在天賦確比不上白人，為甚麼中國黃河流域的祖宗可以奠下人類初期文化的基石？現在人種學、優生學、與心理學的種種新發現雖非絕對準確，但就是這些初步發現，已經從科學見地推翻了種族優越論的無稽，只有像那個在潛意識上代表美國資產界咒咀廉賤日本貨之對於美洲市場侵入的所謂學者斯塔特，還在那裏談甚麼有色人種的狂潮，或代表德歐某部分強有力的企業資本家與商人來排除另一部分猶太的金融家與商人的政治流氓希特勒及其夥伴，還在那裏咀嚼久已冷落的賈斯頓張伯倫的理論唾餘。

資本主義是不斷按着自己的形像來改造世界的，先進國在摧毀世界落後區域舊經濟中，不管皮膚顏色，造成許多可以與自己平等的資產國羣。東方黃色日本的興起就是顯著的事例。在一九〇五年，日俄戰爭的前夜，歐洲人種論者，以皮膚不白為理由，來斷定日本必敗，可是幸運的日本資產階級這次是戰勝了。在理，他們的代言人應當發明一個黃種優越論，以與白種優越論互相抗衡，來克服其自己的劣等意識，可惜客觀的現實，使這種理論不能發明，因為日本剛跨入資本主義的領域不久，其科學技術尙有待於向歐美各國作再進一步的吸收，其經濟力尙有待於發展，



同時被其打敗者，並非白種最強有力的資本主義國家，而黃種國家，除日本而外，仍然是落後的，雖則黃種優越說，無法在這種情形下提出，日本資產階級為保留亞洲廣大天地，以供自己將來馳騁，仍然唱着「黃種應享黃海權，亞人應種亞洲田」的調子。

至於民族資本主義因受外力壓迫，不能遂其自然發育的黃色國家，如中國者，其新興資產階級深感其自己力薄的單薄，在對強有力的歐洲資本主義先進國的鬥爭中，除集合本國度各階層的力量而外，尚希望取得地域接近國度的先進資產階級援手。要得到他們的援手，就不能不說出他們必須援手的理由，人種學說在這場合又有不同的應用。

孫中山先生是一個中國近代的偉大思想家與實際政治家，民國十三年，他由廣州，經日本，前往北平時，曾經對日本神戶商業會議所等五團體講演大亞洲主義。在那篇演講中，他指出，亞洲黃色人種亦可能產生一個與歐美先進國相抗衡的國家，他對於這件事表示無限歡慰，同時他說表示歡慰者，不只他，且有許多有色人，尤其亞洲有色人，他希望日本能够幫助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並希望日本共同參加解放東亞九萬萬民衆於白色帝國主義壓迫的運動，這是孫中山先生心目中的大亞洲主義。

孫中山先生所提倡的大亞洲主義並沒有得到日本一般人士的同意。其所以然者，日本資產階級雖然最黃色的，亞洲的，但與歐美白色資產階級一樣地是追求利潤的動物。亞洲諸弱大或弱小國度之保持其落後經濟狀態，就工業品必須依賴先進國輸入，因而不條不在不平等交換中，向先進國進獻大批財富，這一點上看，不特於歐美白色資產階級，且於新興黃色日本資產階級有利。如果沒有廣大落後國的商品市場，先進國的利潤實現與資本積累，就不可能，唯其如是，我們可說，亞洲

諸民族——尤其中國——之不能跨入資本主義全發展的階段，正是日本資本主義特獨發展的一個最重要的物質條件。如果中國印度及其他東方國家，解放其自己於歐美資本主義先進國的桎梏，則在事態發展的邏輯上，她們亦必定解放自己於同顏色的資本主義日本的桎梏，這就縮減了日本資產階級所以可以搾取的市場，斷喪了日本資本主義繼續發展的可能性，這就是所以使日本人士對於孫中山先生所提議的大亞洲主義保持靜默的原因。如果中國印度能够在日本資產階級的政治與經濟控制下，來解除自己於歐美先進國的壓迫與剝削，則日本資產階級在這個場合可以獨佔東亞市場，這是日本資產階級所願意做的，唯其如是，日本有日本製的大亞細亞洲主義。

## (二) 日製大亞細亞洲主義的發展

日本是最早一個完成其布維喬亞革命的東方國家，但由於日本經濟的先天不足，由於明治維新之不能澈底消滅封建勢力，而這些勢力因其不能在新秩序中找到自己的恰當地位，而企圖促國家騎上向外侵略的野馬，希望自己能由向外冒險戰爭中掙回頹運，——由於這些，在明治維新還沒有完成時候，代表低層武士的西鄉隆盛便開始大唱其征韓論，這是布維喬亞維新文治派，為依藤博文等人所反對的。雖是如此，日本仍然沒有解決根生於明治布維喬亞性維新的不澈底性的內在新舊勢力矛盾，仍然必要補救自己經濟先天不足，故新興統治勢力，當其足跟站得稍為穩定的時候，便把西鄉隆盛的征韓論部分地付之實施，這就引起中日甲午之戰。日本雖在甲午之戰獲得勝利，但那時候就是最發狂的武夫亦不敢夢想征服東亞，因為他們還得解除由西伯利亞南侵的帝俄的威脅，到了一九〇五年日本得到對帝俄戰爭的勉強勝利以後，獨霸東亞思想才開始萌芽。充

爲現在日本軍事法西斯各種團體前身的玄洋社與黑龍會，那時候已有籠絡的狂般亞洲的意識。前  
 滿被視爲奉行大亞細亞主義的最初團體，後者在其綱領上標明：「吾人期望開拓滿洲定議，開明  
 東方文化大進，進而求東西文明的調和，並力謀亞細亞民族的隆盛。」（見木下平治著「日本法  
 西斯主義」）前次歐洲大戰日本在東方得到一個不受歐美諸國牽涉的發展勢力的機會，在這種  
 情形下，從前的模糊大亞細亞主義開始轉變爲內容比較明確與外形比較明顯的東方門羅主義。戰  
 後，這種主義又暫時隱蔽起來，其所以然者，第一，歐美列強，在解除自己於那次戰爭苦厄之後  
 ，又有力盡量重疊東來的旗鼓，重申中國門戶開放主義；第二，日本資產羣，在戰爭發了橫財，暫  
 時表示滿足；第三，歐戰後歐美列強雖重返東方與日本競爭，但她們的競爭力，在她們尚未完全  
 恢復其於戰爭中損失的元氣以前，尙不甚大，相反地，因歐洲各國及其殖民地不暇不致力於經濟  
 復原，世界市場不能在某种程度上，向日本開放。這就使日本能够以世界市場侵入之所得，抵償其  
 在東方市場由列強再來競爭而惹起的損失，這也就使日本社會生產力暫時不爲侷促的生產關係所  
 窒息，在這種情形下，東方門羅主義的呼聲暫時沉寂下來，一九二九年日本資本主義的內部危機  
 益加顯露，她的統治階級不能再由冒險戰爭中去覓得一條出路，九一八事變與中國東北各省的  
 佔領；使日本重新燃起大亞細亞主義來。自盧溝橋事變中日全面戰爭開始，到了武漢與廣州佔領  
 ，日本的軍力已發揮到它的頂點，同時也就是大亞細亞主義發揮到它頂點的時候。

### （三）日製大亞細亞主義的內容

喜歡模仿蘇俄的狡猾日本統治階級學者，總喜歡用東方門羅主義來代替大亞細亞主義，他們

引用美洲的門羅主義，以爲己援。美洲門羅主義是歐洲資本主義移植於新大陸後的產物，其產生的內在原因是新興資本主義的美國想爲自己的資本家保留南北兩大陸的市場，把發生於此兩洲的新興國家治成一個經濟系統，其內容最初不外是反對歐洲國家干涉脫離西班牙獨立南美洲諸國的內政，其後由於美國資本主義發展得更加成熟，它逐漸變成美國單獨干涉中南美諸國的護符。雖是如此，美國具有特別優厚的經濟力，且是一個疆土廣大的新開闢地，故其門羅主義只表現於一部分外交性質，一部分經濟性質，與一部分文化性質的汎美會議諸類，而不表現於武力的直接征服與土地的兼併。

日本統治階級所倡導的門羅主義，本質上，雖與美洲的門羅主義無異。但在表現的形式上，則因日美兩資本主義處境與需要不同而歧異。日本版的大亞細亞主義之爲更惡辣形式的東方門羅主義，證之以荒木貞夫告國民書中所云，益加無疑。他說：「歐洲只知道以歐洲爲天下，來解決世界上一切問題，與之對抗的美洲，在美洲門羅主義的旗幟下，由美洲處理美洲的一切事務，而不讓歐洲去顧問。因此，世界上都祇知道歐洲與美洲，而不知道有亞洲。」「站在亞洲陣線前線的日本，」要表明日本的使命，要使歐美與全世界人士認識。日本是雙肩挑起全部亞洲的。」

幕爾的日本，爲甚麼要把那變重的亞洲挑在自己的肩上？甚麼是日本的使命？荒木貞夫在同書他處指出：「今天皇國的日本正在那裏感悟着傳統大精神。我們昭和時代的日本人使命，就是把明治大正兩朝漸次興起的國民意氣伸張起來，把它與雄國大道一同宣揚，使皇道內裏充實，外顯大放光輝。」一言以蔽之，大亞細亞主義者的使命無他，就是日本大精神與其文化的宣揚，日本到底有甚麼可以捧出來向世界誇耀的特獨文化（這點以後再談）？反乎歐美一般統治階級學者

所說的，我們一點也沒有輕視日本民族的文化吸收力與創造力，她在不及一世紀的短時間中，吸收了西方物質技術的成就，其勞動者在極端困苦環境中建築起現代的日本的文明，這些都是值得稱頌的歷史偉蹟，但若以一個世紀與人類悠久的演進過程比較，其為時之暫，簡直無異於少女紅暈的剎那，在這樣的剎那內，即使個個日本人都是天才，也不能創造一個可以支配全東亞與全世界文化。不說別的，單說文字吧。法西斯思想家北一輝幻想日本在最近將來，把西伯利亞和澳洲等地收入日本主權範圍內的時候，除容許原有使用歐美各國言語的人類繼續安居而外，還要歡迎印度人，中國人，與朝鮮人移居，結果幾乎全世界各國的言語都要包容於這個廣大的新帝國之內。「這時候，」北一輝說：「我們對於言語比較優良的歐美人，絕對不能像我們對於朝鮮人一樣，強制他們學習我們這非常不便的日本語。」（見氏著「日本改造法案」）他主張用世界語來做國語，並預言在新東亞帝國建立百年以後，依天然淘汰的法則，日本語將與帝國內的歐洲各國國語；中國語、印度語、朝鮮語、同樣滅亡絕跡。言語是思想與智識的工具，如果一個民族真有偉大的思想與智識寶藏，人們為挖掘它不能不磨銳這個工具，這就使這個工具有了長久存在的可能。現行日本國語必定要在新帝國建立後一百年內消滅，這個觀念本身就是日本文化貧乏的證明。

這樣荒木貞夫所說的日本使命不是整個日本的文化使命，而是日本資產階級追求利潤的使命了。一點也沒有差的，荒木貞夫在告國民書另一章，無意識地把這一點說破出來。他在討論以三種神靈為象徵的日本建國精神後，接著就討論日本工商業與魂，他自己承認日本貨質地不堅實，但他在敘述歐戰時所得關於這方面的經歷說：「我當時偶然在歐洲戰線上，一切物品都用完了，

運來的全是日本貨與美國貨，由日本販來的有各種各色東西，有絨線衣，也有小洋刀，也有鉛筆，託這個額，日本應進的計二十萬萬元現金。」

荒木貞夫裝起皇道使徒的花臉，自覺或不自覺地充當日本資產階級的走卒。在歐戰中發了橫財的日本資本家，到了歐戰後，再也無福可託了，及一九二九年大恐慌開始來襲的時候，這些走卒們又不能不動動對華拉奪戰爭來解救自己的危機。在帝國主義時代，各資本主義國家都急切要求解除其日益尖銳化的制度內在矛盾所加於她自己的增加壓力，其解除不外採取內包與外延兩方法。內包的方法是實行產業的高度托拉斯化，所謂生產合理化，消制技術發明之於工業上的應用，甚至釜底抽薪地，斬斷技術發明的根芽，和減低勞動者的工資，延長勞動者的工作時間，可是這內包方法的運用有它自己不能超越的限度，欲濟其窮，只有兼用外延方法，這方法主要是極度犧牲國內勞動者與一般消費者之利益，實行傾銷政策，夾擊世界市場，然其運用不窮要碰到兩種困難：第一，各國市場均有高關稅壁壘阻住，不容易被他國商品所侵入。第二，國內有榨取有一定的廣度與深度，勞動時間不能任意延長，勞動的緊張不能任意增加。這就限制了它的深廣，至其廣度則取決於其直接統治領域的廣狹，直接統治領域愈廣，即云為一個關稅壁壘所範圍起來的而愈廣，一國資產階級可榨取對象的數量愈增，其實行傾銷政策的可能愈大，其索取世界市場的能力愈強。唯其如是，領土的兼併，變成帝國主義時代，各資本主義國家的強烈意慾。

日本的情形尤其如此，資本主義關係植於封建殘餘，不能自由向農村方面擴大，農業舊生產方法不得徹底剷除，農業與工業——尤其輕工業——的發展離開均衡狀態過遠，封建門閥限制了橫面的托拉斯化，勞動者的榨取一開始就採取極端慘酷的形式，其加強只有毀滅勞動力本身，國

內的消極能量被一般國民極端低下生活程度所限制，——由於這些，日本資產階級所能採用內包方法來解除制度內在矛盾所加上的壓力者，至爲有限，因此，它不能不主要地採用外延的方法，可是各國的經濟國家主義及其具體表現的高關稅壁壘，使日本商品對外傾銷碰壁，結局，它只有走上征服鄰國，擴大自己直接統治領土這一條路。這就是侵華戰爭的真欲原因。

明乎此，所謂亞洲文化的闡揚與日本主義的宣傳，都不過是這個歷史慘酷現實的反映，就是頑固的日本軍部，也在其本小冊上痛罵，世界上沒有人相信日本主義，反之，日本許多人却相信了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現在日本版的大亞細亞主義，不外是以侵華戰爭爲開始點的亞洲征服與全亞洲經濟獨佔的主義，其實行者抹殺一切理由，侵略中國東北，繼而侵入華北，繼而發動對華全面戰爭，佔領中國東部的重要城市，其意向爲首先建立滿洲國，繼而華北國、而華中國、而華南國、而華西國、而南洋國、而印度國、而澳大利亞國、而西伯利亞國、然後以這些國爲日本東亞大帝國的行省。這就是連成吉思汗都不敢做的夢想，可是田中義一還想把日本東亞大帝國爲司令塔，再來製造歐羅巴國，南北亞美利亞洲，以完成其世界征服計劃。當日本世界帝國建築成功後，或者會有比較田中義一更野心的人物出來，主張製造天堂國與地獄國，使日本資產階級不特可以包辦陽間一切勞動人類的榨取，並且包辦陰間鬼神的榨取。隨着這種事態的發展，大日本主義一變而爲日本大亞細亞主義，再變而爲日本大世界主義，三變而爲日本大宇宙主義。如果人們要維持一國資本主義到無限長久，便能不由擴大榨取範圍中去繼續資本積蓄，而適應於此必要的思想亦不能不愈推而愈荒謬。

把握日本命運的現有統治者的一切實際措施，都是朝着這一方面走的。日本政府會把政府各

部門分割設立的，研究策劃侵略中國的機關合併而為對支院，現在這對支院又改名為興亞院，因為其志趣不在乎併華，而在乎進一步去獨霸東亞。

近來他們在提倡以日，「滿」支三者形成一個日本為首的單元經濟體，或經濟集團。然而這種經濟集團，像蔣介石先生最近反駁近衛宣言中所指出的不僅是要操縱我國關稅金融，壟斷我全國的生產和貿易，獨操東亞的霸權，且將驅整個的中國民族，做奴隸、做牛馬、使之在鞭笞吸吮之下斷喪其生存。

#### (四) 需要在大亞細亞主義麼？

最近日本統治階級著者三木清，在改造十二月份發表東亞思想的根據一文，選篇文，事實上，是替田中義一奏摺做個注腳，他不排斥已國窄狹的愛國主義，而極力排斥三民主義中的民族主義；他不攻擊已國的帝國主義，而攻擊白色帝國主義；他沒有看到根柢於已國統治階級眼前的蔭雲，而看到他國思想體中的一點黑痣。他主張所謂東亞共同體的建設，不過也建議，在這個共同體中，日本與中國，在沒有脫離全體性立場而行動的條件下，可以各自保持其獨立性與自主制。他又說，指導東亞共同體的建設者，應是共同的特殊東方文化，而不應是日本武力征服主義。這個議論，比較那些握指揮刀的軍閥與其露骨的代言人，所發表日「滿」支關係不應採取橫面形式，而應採取垂直形式的議論，緩和得許多，但它仍然具有濃厚欺騙性，在兵臨城下而談中日的對等結合，簡直是一件荒謬絕倫的事，並且它只能是一種空談，——一個和當時法國布維喬亞外交家白里安所提出歐洲聯邦的計劃同其性質的空談。



到廣東亞共同體的疊體性立場將以甚麼東西為根據？以所謂同人種或同皮膚顏色為根據麼？如果這是靠得住的，為甚麼白色先進國在前次歐洲帝國主義戰爭中，招募並訓練大批有色土著軍隊來殘殺其同種人？就最近事例看，為甚麼佛朗哥帶了大批非洲摩洛哥等土著軍隊去屠殺其同顏色的國民？為甚麼黃色的日本軍隊那樣野蠻對待同黃色的中國軍隊？以同文為根據麼？如果這是靠得住的，那末讓我們指出：中世紀的歐洲曾經採用統一的拉丁文或希臘文，為甚麼這些祖先採用共同文字的歐洲人，逐漸分裂，而為採用各別不同方言的民族國家，而互相火併，為甚麼曾經採用中國文為其大部分本國文字的日本，會逐漸減少中國文的使用，而發展其漸趨特獨的語文，並以飛機的炸彈來炸毀中國文化機關？

最後，以政治家，外交家，與思想家的互相好意為根據麼？這也是靠不住的，現代國家不過是處理一國資產階級共同事務的委員會，代表他們的政治家、外交家、與思想家、不論其個人對於促進各國的互相了解如何誠意與熱心，都無法解除各國競爭形勢所加於他們的壓力，他們中有人明知犧牲一般國民的體面生活來製造殺人武器違反了真正政治家的任務，但他們被軍備競爭的盲目命運所驅使，不能不發狠起來，向這方面拚命。英國張伯倫與西門諸人並不是不想，除蘇俄而外，把歐洲各國形成一個同盟，但英、法、德、意、四巨頭會議後，德國仍然拉攏法國來對付美國，最近意大利又向法國爭取非洲國蘇彝士運河的權利。內難於現制度矛盾的尖銳化，構成一種使個別野意的統治者不能不違其本意而行動的高度壓力，這壓力不是他們可以依其自由意志來解除的。

明顯的國際政治觀察家，早經覺悟各國有放棄其狹窄國家主義，把國民政治的視角擴大到包